

新发现的陈兰彬信函释读

——留美幼童撤回事件之补证

李文杰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对光绪七年(1881)发生的留美幼童撤回事件的认识及评论,多依据容闳回忆录及部分李鸿章函稿的说法。对于该事件中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陈兰彬,却因材料太少而缺乏足够的说明。新发现的陈兰彬信函证明,在该事件中,学生沾染洋习、不习中学,并不是留学事业失败的主因。留美幼童的撤回,与其说是陈兰彬、吴嘉善与容闳的理念之争,不如说是使团内部的人事纷争。

【关键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陈兰彬信函;出洋肄业局;吴嘉善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1—0107—08

【作者简介】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 200241

同治十年(1871),在容闳的建议下,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经商讨后向清朝建议,自次年年起,分四次向美国派遣幼童在美国学校学习,以图学成后有裨国家自强,同时规定,学习期限为15年。该计划在此后得以顺利实施,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任出洋肄业正副委员,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富地方(Hartford)创设出洋肄业局,具体经办幼童留美事务。陈之后于光绪元年(1875)受命为驻美公使,肄业局先后交工部候补主事区谔良、驻美参赞容增祥、吴嘉善管理。光绪六年(1880),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参劾管理幼童的出洋肄业局局务废弛,幼童“习为游戏”、“流为异教”。次年,在往复函商驻美公使陈兰彬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后,总理衙门奏请裁撤设在哈富的出洋肄业局,尽数撤回尚在学习的留学人员。至此,幼童留美事业夭折。长期以来,人们对该事件的解释,多依据幼童留美的倡议者、时任清朝驻美副使容闳的回忆。容闳在回忆录中将幼童留美事业的夭折,归诸陈兰彬、吴嘉善(时任出洋肄业局总办)等保守官员的挑剔和阻挠。在近年的研究中,学者开始质疑容闳回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同时结合李鸿章函札及其它各方信息,认为留美幼童之所以被撤回,原因包括清政府对留学缺乏通盘考虑,容闳自身的偏见、性格缺陷,幼童年纪较小,管理者难以通力合作进行善始善终的教育和管理等等。^①然而这些研究对该事件中重要当事人陈兰彬在此中的作用与表现,却因材料较少而不能予以很好的说明。^②本文试图从新发现的陈兰彬信函入手,对涉及留美幼童撤回一事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并非对该课题进行重新考察,而是

① 这些论文主要有李志茗《“留学界之大敌”吴嘉善的再评价——兼析容闳与吴嘉善之冲突》,《史林》1994年第3期,第35—39页;潘向明《留美幼童撤回原因考略》,《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94—102页;李志茗《夭折的创举——晚清留美幼童的悲剧命运》,《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7期,第72—75页;刘翎《留美幼童“美国化”与计划中止——试析留美幼童计划夭折之因》,《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200—205页。其中,李志茗论文主要强调清政府对幼童留美缺乏周密部署和长远考虑;潘向明文则侧重分析李鸿章、容闳在该事件中的作用;刘翎文强调幼童年齡小,在外迅速美国化,使得各派无法接受,造成被撤回。

② 陈兰彬,字荔秋,广东吴川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分发刑部。咸丰八年(1858)由两广总督黄宗汉奏调回粤,后又曾随曾国藩延揽入幕。同治十一年(1872)带领幼童留美。不久,奉命调查古巴华工受虐案,事竣回国。光绪元年(1875)被任命为首任驻美公使,四年(1878)赴任。

对既往研究做一些细部的补充和纠正。

本文所使用的史料,是新发现的一些陈兰彬信函。信函散见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2至255号档册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是清朝于1861年建立的外交机构,它有较为完备的档案形成与保管规则。所谓“总理衙门清档”是总理衙门原档之分类抄本,错别字稍多。不过它几乎与原档同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价值可与原文件等同。^①该四本档册题为“出使美日秘国密档”,时间为光绪七年(1881),主要是驻美公使馆与总理衙门在该年内就中美关系、使馆人事等内容进行探讨的往来公函汇编。其中涉及出洋肄业局撤销及留美幼童撤回的函件有多篇,下文利用这些函件对该事件中的几个问题一一进行论述,或可对留美幼童撤回之真相稍作补充。

一 吴嘉善与陈兰彬关系补证

据容闳的陈述,撤回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是由陈兰彬推荐的、出洋肄业局第四任总办吴嘉善。陈推荐吴,是为了破坏留学事业,而吴上任后,顺从谄媚陈,对肄业局事务吹毛求疵;同时,吴又未将不满的原因告知容闳,而是通过自己的管道暗中传至国内,散布诸如学生为所欲为、不服管理、加入宗教团体等信息,并建议结束留学计划,撤回全体留美幼童。^②此处有几个细节需要推敲。吴嘉善向陈兰彬提出撤回留美幼童的建议,是在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据陈兰彬次年奏折称“惟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③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南丰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任编修,曾在广州同文馆任汉文教习。陈兰彬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后,吴嘉善作为使团成员随行,先后任驻西班牙参赞、出洋肄业局总办。吴嘉善于光绪六年十一月提出全撤留美幼童的建议,这一点可以肯定,但关于容闳所称,吴嘉善为陈兰彬所推荐,陈、吴二人同心,却是大可疑问的。之前的研究者注意到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信函中提及的“吴子登编修,乃莼甫(按,即容闳字)所推荐而荔秋所奏调者也”,^④但对上述两种说法,即吴嘉善由陈兰彬推荐或容闳推荐,都未置可否。吴嘉善与容闳、陈兰彬关系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听听陈兰彬自己的陈述。陈光绪七年初致李鸿章信札称:

再密肃者,兰彬出使随员,大氏(抵)有人推举,惟子登系毛遂自荐,随使初志似甚坚也。到美后,未经派事,渠驻肄业局五月有余,即谋为总办,曾与副使密商。赴日(按: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后又屡由沈县丞致函密订,彼时绝不令兰彬得知。迨前冬接奉钧函,局亟需人,并悉副使称誉极洽,因即奏换驻日参赞,便其遄行。在日都就道欣然,方谓督课或其所长,该局有赖。去夏旋美趋晤,则见其日弄机器化药,于各童神情隔膜,局事亦不肯谈,亦但疑其别有同心,不

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拟章程五条》(同治三年八月),宝鋆等修、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15页。总理衙门档案包括清档、原档,形成后一直保存在该衙门中。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和八国联军入京后,总理衙门档案遭受巨大破坏,大量档案或毁损、或遗失、或遭各国劫掠。这其中又以原档损失最多。剩下的档案经清朝外务部整理后保管,后转手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国民政府外交部。1949年,原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存的部分总理衙门档案迁台,后移交“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该部分档案中与美国事务相关者被收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另一部分则辗转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另外还有一些总理衙门档案,在屡次政局变动中,被各图书馆、私家收藏者辗转购得。国家图书馆藏有较多总理衙门档案,并多已影印出版。见孙学雷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续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2005年版。

② 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220页。

③ 陈兰彬《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折》(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5页。

④ 李鸿章《复总署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愿旁人参预耳。^①

出使外洋差使,在晚清曾被称作“鬼使”,可作仕进之阶。公使团成员皆由公使自行奏调,对出身并无太多限制,因此每逢公使出洋,便有人通过关系以谋得一差。这些人多出身杂途,在官场上竞争力有限。然吴嘉善出身翰林,本应有较光明的仕途,却长期不在京中,而在粤任教于京中士人鄙夷的广东同文馆,其志趣、观念本与一般正途出身者迥异,毛遂自荐任使美国,也完全可能。按陈兰彬的说法,吴嘉善到美驻肄业局后,曾暗中谋求总办一职。吴到西班牙任参赞后,更通过随员沈金午密谋此事。^②到光绪五年(1879)陈兰彬接李鸿章信函,李告知他肄业局需人指导,而吴嘉善与容闳关系融洽,请将吴驻西班牙参赞一职奏换,让他回美国主持肄业局。从这里可以看出,吴嘉善、容闳关系融洽这一信息,陈兰彬很可能是从李鸿章那里得知的。将吴从西班牙参赞奏换回美,也是李鸿章的主意。联系到陈兰彬该函是直接写给李鸿章的,所以其中涉及李鸿章的内容应该完全真实,因为这无异于当面对质。另外,陈兰彬在光绪六年十一月致李鸿章信中也提及“本年回美,力劝子登以整顿,虽子登系纯甫所推荐,交谊比别人较好……”,^③可见吴嘉善出任肄业局总办一职,系由容闳推荐而后再通过李鸿章向陈兰彬提议的。

二 吴、容关系与吴嘉善态度的转变

吴嘉善在光绪六年十一月提出将留美幼童全撤的建议,但不久之后,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即由主张全撤变为力求半撤。对于这一点,之前研究或忽略未见,或未能给予解释。据李鸿章致总理衙门信函称,出洋学生沾染洋习,“子登绳之过严,致滋苗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后次来信则谓,学生之习气过深与资质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其总办、教习、翻译等员一概可裁,尚系审时度势之言”。^④从要求全撤到只撤习气过深、资质顽钝者,吴嘉善的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而对此转变的原因,李鸿章也不清楚,只是评论吴的建议为“审时度势”之言。对此,我们不妨先看看吴嘉善本人的说法。光绪七年(1881)正月,吴嘉善在给陈兰彬咨文中正式提出半撤的建议,该咨文称:

为咨商事。拟撤肄局一事,业经钦差办理北洋通商大臣李函开,交付与贵大臣妥为商办。或全撤,或渐撤,曾经面商及迭次往返函商,均未能确实妥定。兹体查现在情形,全撤终不如渐次抽撤之尤为善行无迹。现拟抽调愚鲁懒惰及花费不知节用者二三十名,先由敝编修管带回华,面陈事宜,亲承指示,或再奉派来局,或另委有贤员,以善其后。缘此,拟将现存经费并一切局务迫行移交贵大臣暂为收管,兼督饬各学生书馆功课支应,以免松懈。是否尚可通融,或实有碍屈尊,望即赐为迅复,不胜濡笔延候之至。再,敝编修自入春以来,腿疾旧患复发,不亟回国就医,病必误公。尤乞贵大臣体念时局,轸恤下情,俯赐慨允,实为德便。相应咨请察核施行。须至咨文者。^⑤

吴嘉善这一被容闳称为“留学界之大敌”的人何以对留美事业手下留情,只撤部分资质愚钝、花销巨大的人员,而对留学事业留有余地?陈兰彬对这一建议又作何应对?陈在光绪七年二月底致总理衙门信函中称言:

又,裁撤肄业局系吴编修嘉善迭次陈请,少荃中堂专函属筹,故面嘱吴编修拟定遣撤,交带

^① 陈兰彬《致李鸿章》(光绪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5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沈县丞即驻美公使馆随员沈金午。“日都”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② 清朝派遣使臣赴美,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美洲华侨。因南美各国西班牙殖民地众多,故驻美公使同时兼任驻西班牙公使,另兼驻秘鲁公使。公使常驻华盛顿,一般在递交国书时,赴西班牙、秘鲁两国。而清朝在这两国的使馆由驻美公使从使团中派遣参赞代理。吴嘉善在出任出洋肄业局总办之前即任驻西班牙参赞。

^③ 陈兰彬《致李鸿章》(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2册。

^④ 李鸿章《复总署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回》(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16页。

^⑤ 陈兰彬《照录肄业局吴总办嘉善来咨》(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发,正月初十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5册。

各章程咨复。乃吴编修别后忽而变计,欲将该局撤去,而幼童则交公署管理,且来函有怪兰彬不助裁撤之语。经兰彬迭函诘问,吴编修始言系副使不愿裁撤之故。^①

少荃,李鸿章字。据陈函内容,吴嘉善之所以改变态度,变全撤为半撤,主要是因为驻美副使容闳的作用。从这里也可看出,容闳与吴嘉善的关系并未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否则,吴嘉善没有必要因为容闳的态度而改变之前的建议,毕竟,当时清流主导的朝中舆论倾向全撤留学生。这里尤须注意的是陈兰彬与吴、陈二人的关系以及陈兰彬在该事件中的态度。因为陈是驻美公使,也是吴嘉善计划将后续留学事业所托付之人,他的性格、态度以及他与使团人员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留美事业的命运。

三 陈兰彬的因素

上面已经论及,陈兰彬对于推荐任命吴嘉善为出洋肄业局总办一事,是极力摆脱干系的。陈兰彬在收到吴嘉善上述咨文后,迅速复咨称:

本日接准贵编修咨开“拟撤肄业局一事,业经钦差北洋大臣李函开,交付与贵大臣妥为商办。或全撤,或渐撤,曾经面商……”等因,阅之骇异。查同治年间,南北洋大臣奏设肄业局,已阅六七年之久,方有公使来美。去年经贵编修迭次陈请北洋大臣准议裁撤,则无论全撤半撤,局务系贵编修专政。总应由贵编修一手经理,咨明南北洋大臣将幼童遣送,局款销缴。一切完结,然后起程,方为正办。今乃抽带二三十名先行回华,听候或奉派再来,或另委善后,此等办法或者贵编修身任该局总办,行止得以自由,不必虑及擅离职守,亦不必咨候南北洋大臣复文。本大臣均未便置议。现拟将现存经费并一切局务移交暂管一节,前此面商,及节次函复,已将奉使实情再三奉告,万望贵编修曲加体谅,切勿移来,倘勉强移来,本大臣亦断不敢应允接受。特此声复。再,本大臣去冬接到津门来函,始知有力请撤局之事。北洋大臣李两次来函具在,实无交付本大臣妥办字样,合并声明,须至咨文者。^②

陈兰彬对吴嘉善说得十分明白,驻美幼童或全撤或半撤,悉听吴本人一手经理,他本人不插手,也没有任何意见。事实上,此前陈兰彬对肄业局大有意见,尽管这种意见并不是通过明白、直接的方式在表露。

早在光绪五年六月,李鸿章在给陈兰彬函中即提到,“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鲜实效,中国士夫议者纷纷”。^③可见幼童出洋在舆论上遭遇巨大的压力。次年四月,李鸿章又函告陈兰彬,说留美出洋肄业局前任总办容增祥到访时曾经告知,容闳意见偏执,不希望学生学习中学,导致他们中学“抛荒”。李将致函容闳,劝他不要固执己见,同时,也让陈兰彬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合适的时候告知容闳,让他对肄业局事务不要管得太多,以便能使吴嘉善统一事权,对局务“设法整顿”。^④陈兰彬在收到李鸿章信函后,得知国内舆论及李鸿章希望整顿出洋肄业局的意思,他于当年十月十五日致函李鸿章,详细叙述肄业局的运作历程及当时所面临的处境:

哈富一局,自同治十三年兰彬回华后,接办者少有信函,间有修候之书,亦从未提及办理情事。及前年抵美到局暂驻,见存局之经史人谱等书,皆束高阁。幼童之来谒者,多系第一批认识诸人,余外寥寥。每询调考巡课各旧章,似不复举办。含糊答应,已知其诸务废弛,久将不可救药。缘其时随行人众恐滋口舌,致有猜嫌,未便显加指摘,故只讽海风回华,而拟将局务全交元甫经理,虽事多牵掣,未敢信元甫必日起见功,究系起首共事之人,凡事可以商略,可以责成,□补牢于万一,奈何又变生意外。元甫接办亦(匝)月,即丁忧回籍。兰彬与树冬远在欧洲,在

① 陈兰彬《致总理衙门》(光绪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2册。

② 陈兰彬《复咨吴嘉善》(光绪七年正月十一日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5册。

③ 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58页。

④ 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542页。

美者惟知意气相争,置大局于不顾。各童年长习深,心无严惮,遂益驰纵,而不可究诘。本年回美,力劝子登以整顿。虽子登系纯甫所推荐,交谊比别人较好,而总觉收拾不来。前复总署函内已约略言之,亦经录稿呈览。窃尝自维前此料事,不撤办理无效,兰彬已咎无可逃,长兹敷衍以终,兰彬益罪无可道,惟是局事应由子登细察通筹。故裁撤一语,兰彬因未接过子登函商,实有不敢先行遽请者。伏承中堂当几立断,并囑密与筹商,不必谋之纯甫,尤为体贴周至。兰彬念设法裁撤,总须管局者主政,于接奉赐函之次日,即致函子登,囑其查照办理,若何定规,尚俟文函再布也。^①

海风,区谓良字,肄业局第二任总办;元甫,容增祥字,肄业局第三任总办。从该函我们可以看到,陈兰彬希望向李鸿章传递以下信息:首先,陈兰彬虽然是出洋肄业局第一任委员,但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回国,并在次年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后,就很少过问肄业局的事情。光绪四年(1878)陈抵美后,曾前往肄业局视察,当时学生对中学之书多不讲求,且局中调考巡课等项目也未得到执行。针对这种情况,陈并未多言,只是寄希望于肄业局新总办容增祥。然容经办不久,即丁忧回国,肄业局事务之后交给吴嘉善。如前所述,吴嘉善是容闳推荐,经李鸿章商之于陈兰彬后接任总办的,因此,陈认为吴嘉善与容闳关系密切,应当能设法整顿局务。不料,吴也无法插手整顿事宜。在朝中舆论对幼童留美的事业进行责问的背景下,陈透露出希望裁撤肄业局的想法,可又不愿担当提议裁撤之责,故称未经函商吴嘉善,不敢先行建议裁撤。

就在陈兰彬写下该函的同月,吴嘉善前往华盛顿,向陈兰彬面陈留美学生难以整饬,提出应将肄业局裁撤的建议。^②这样一来,陈兰彬对裁撤之责的担心即可释然。不料,吴嘉善返回肄业局后,在容闳的反对下,将之前全撤的建议改为半撤,欲将剩下学生交给使馆管理。这在希望尽量避免麻烦的陈兰彬看来,是一个对他极为不利的举动。他在次年二月给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信函中,极力撇清自己和裁撤建议的关系。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陈强调“兰彬以撤局之议起自子登,以为身在局中,利弊周悉,所言当必不谬,故于奉到寄谕,复奏折内冒昧言之,不料其反复若此行为。”^③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则称“又裁撤肄业局系吴编修嘉善迭次陈请,少荃中堂专函属筹,故面囑吴编修拟定遣撤,交带各章程咨复”。^④在这里,他坚持声明,撤局之议完全来自吴嘉善,似乎完全忘了当初他在给李鸿章函中所表露的希望裁撤的意思。不但如此,他对吴嘉善改提意见,建议半撤学生、其余留使署管理一事,首先是极力推脱,表示决不愿接管此事。在接到吴嘉善咨文之后,陈当即电告李鸿章“接吴子登文,要自带二三十幼童回华,余事弗管,请即电止起程,饬其经理完结。”^⑤在另一电报中,陈更直言“应否撤局,自由尊裁,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原。莼甫如何,由其自报。”^⑥简短的电报似不足以尽情表达陈的意见和情绪,陈又给国内发出长篇信函,信函的字里行间铺面而来的首先是陈对吴改变意见的出离愤怒。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陈兰彬称:

冬间两次奉示,始知其早已力请撤局,正在致函往问,渠已到来,言此局不可挽,维应得尽撤,兰彬语以如何办法,可呈报南北洋大臣核定,我处决无阻挠,如果拟有章程,祈即见示。渠嗣后惟约副使相商,游移变幻,一面言撤,一面言回华请示,言回华再来,言派员帮替,令人叵测。正月初,竟递公牒,说要带三二十人旋华,余悉留交正使。并有人云,子登明知南北洋大臣未经奏明,但欲给此间一诺,则发通咨,谓由兰彬允行,陷以专擅之罪。^⑦

陈兰彬对吴嘉善与容闳私下相商、而后改变起初全撤决定这一行为极为不满,且借旁人之语,

① 陈兰彬《致李鸿章》(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5册。

② 陈兰彬《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折》(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165页。

③ 陈兰彬《致李鸿章函》(光绪七年二月廿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5册。

④ 陈兰彬《致总理衙门函》(光绪七年二月廿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2册。

⑤ 陈兰彬《陈使由华盛顿来电》(光绪七年正月十三日,正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13页。

⑥ 陈兰彬《陈使来电》(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15页。

⑦ 陈兰彬《致李鸿章函》(光绪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5册。

透露出他不满的原因,即揣测吴嘉善、容闳此举是一个阴谋:在南北洋大臣尚未对裁撤肄业局一事奏明的情况下,骗取陈兰彬改变撤局方案的承诺,进而以擅专之罪进行栽赃。陈本就担心因肄业局事件而成为国内舆论众矢之的,吴嘉善提出的半撤方案,对陈而言,恰似一颗烫手山芋,在给总理衙门函中,陈兰彬如此分析:

兰彬想,设局专管尚且流弊滋多,使署人事纷繁,断难兼故(顾),再函嘱吴编修务须遵照中堂来函,不可迁就,现仍未据有定章。此局不撤,则积弊愈深,诚恐虚糜公帑;而扫数裁撤,又有人身家体面大多不利。且意中不愿裁撤,外面究不敢显违宪谕,必将诡卸巧推,使人执其咎。^①

在这里,陈兰彬明显赞成全撤肄业局,因为不撤则积弊愈深,耗费公帑。在陈兰彬看来,全撤肄业学生,将导致“有人”不太体面,这里的“有人”只可能是吴嘉善或容闳。据陈的分析,将留学生撤回国内,是对容闳事业的否定,吴嘉善也无法向其交代,所以“身家体面大多不利”。吴、容二人无意裁撤肄业局,但又不敢违反总理衙门训令,所以建议只撤一半学生,并让陈兰彬来担提此议及管理之责。

陈兰彬当然不愿入这个局,接这个烫手山芋。他强烈反对吴嘉善的新建议,除了从自身理解对吴与容的动机进行揭露外,尚列出操作上的不可行性:

今渠拟将总办以下各员概行撤退,而各童及经费留交使署,使署人事纷繁,无专管之员,无调集之地,无督课之时,种种碍难,前已再三向渠声说。倘仅按月按季支与各童例费,而约束训课等事,但以使事余暇,偶一及之,窃恐将来流弊益滋,必不仅如寄谕所谓废弛;若欲稍稍支柱,又须设局派员,专责料理。是名为撤局省费,实则从新开局,细想无此事体,而况随使乏员,实无受人可派乎?^②

陈兰彬称,使署没有人力物力经管肄业事务,如果仍然要留下部份学生在美,则无异新开一局,丝毫不能节省费用。陈兰彬同时要求李鸿章,如果全撤留美学生,则命吴嘉善将此事办妥,方准其离开;如果决定留下部分学生,则要吴嘉善留守至新委员到任为止。正如他电文中所称,他在该函中再次表示,对此事“断不敢承揽兼顾,致滋貽误”。

陈兰彬既已屡次表示绝不可能在半撤后接管肄业学生的这一态度,总理衙门与李鸿章自然不能继续支持吴嘉善半撤的意见。总理衙门于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上奏,请求全撤留美肄业学生,奏折称“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③简单的一个“直截”,让留美学生尽数撤回,十年前开始的幼童留美计划至此完全终结。当初提议全撤学生的吴嘉善到此时似还对半撤、对陈兰彬经营肄业学生之事抱有希望,他在六月初三日电请李鸿章“嘉善已决意回华,立候中堂示下,可否请即电致陈星使兼管出洋肄业事?”^④李鸿章随即告知尚未收到总署奏折的吴“总署已奏准全撤,俟奉到行知照办。电报学生可令先回,执事须将局内经手公务了清,方能起程回国。”^⑤既往研究多认为吴嘉善思想上的局限导致其要求撤回留美肄业学生,然而从吴嘉善不惮烦难、在长达半年时间内屡次请求半撤学生、将剩余学生交使馆一事可以看出,在撤回留美学生一事上,他尚不至偏执;他从要求全撤学生到建议保留部分学生,并非因为他思想开窍,只是与容闳的关系使然。

在陈兰彬尚未接到总理衙门全撤留美学生奏议之时,为防止总理衙门决定半撤学生,将余事交由公使馆处理,陈兰彬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函,详细阐述他与吴嘉善、容闳的关系以及他们就幼童留美事业的分歧,或可有助于我们分析陈本人的心态以及留美幼童撤回的真实原因:

本月初八日泐布华字第四十七号函,凉获仰邀钧览。十九日接奉三月初九日发来美字第二十二号赐函,备聆诲示。幼童肄业一局,此时若不裁撤,必须由华遴派一有胸襟有干□局之

① 陈兰彬《致总理衙门函》(光绪七年二月廿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2册。

② 陈兰彬《致李鸿章函》(光绪七年二月廿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5册。

③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165页。

④ 吴嘉善《吴子登来电》(光绪七年六月初三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18页。

⑤ 李鸿章《复吴子登》(光绪七年六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18页。

员来美专办,扫除其迹而更张之,或可望挽维于万一。断非留交使署,苟且敷衍可以补已破之甑,回既倒之澜。兰彬于二月底接到少荃中堂函谕,亦欲查照吴编修,后议将撤留若干,界限清算,以免弊混。惟再四思维,撤局留人,弊且滋甚,故未敢明知其无益,而将就奉行,业经迭函津门,将使署纷杂,势难兼顾,另起炉灶,费不能省,以及大书院无别课程,久留未必有益,此等无关交涉,撤局无伤颜面,各实情罄陈无隐。现尚未接少荃中堂复函,未知如何定见。兰彬缘此事在此间受尽委屈,接到少荃中堂函件,不得不商之容副使及吴编修。始犹谓容副使别有意见,吴编修当可商量,不料渠亦阴险变幻,令人叵测,使署距哈富二千余里,见面不常,自去冬至今,所得吴编修信函,非闪烁其词,与津门不相符合,即挑剔字句,与此处故相纠缠。比曾有人言,吴编修专欲令兰彬为难,其始明知副使改装娶妇,养有儿子,不愿撤局回华,特建撤局之议。请少荃中堂责成兰彬,定计以为可使鹬蚌相持。及出示津门所来各件,副使知撤局知(之)议非起自此间,必将怨所归,遂变为留交使署之说。倘兰彬允其兼办,必将又有鞲鞣纠缠,不闹至决裂不止等语。悠悠之口,兰彬未敢据以为信。但将数月以来,所有往复文函抄寄津门,冀悉底里。兰彬奉使在外,凡有关涉中国事件,从未敢以度外置之,况此局兰彬本起初在事,加以贵衙门及少荃中堂荏靡索,岂敢存漠视?奈此间三心两意,实在难以相商。兰彬非万分无奈,所上少荃中堂函内亦不肯如此率直激切。此时此局,应撤应留,专候少荃中堂裁定。惟议撤,则望其责成吴编修将携带幼童销算经费等事,一切经理完竣;不撤,则望其由华遴委委员来局交替,不至吴编修强交使署,撒手即行,漫无归宿,此则私衷所祷切而未卜,能否邀准者,伏乞矜鉴下情,函商少荃中堂,俯准照办,则感篆实无涯涘也。^①

这段信函的主要部分仍是在说,肄业局如不全撤,那么也不能交给驻美公使署。笔者认为,其中较能反映陈兰彬心态的,在于中间那段“比曾有人言”。陈借流言要表达的意思是,吴嘉善明知容闳不愿撤局回国,仍故意向李鸿章提出全撤的建议,并让李鸿章责成陈兰彬妥办,从而坐看陈兰彬、容闳二人相争。后来,陈兰彬将他本人与国内往来信函交容闳过目,容闳得知撤局的建议本由吴嘉善提出。吴嘉善为了不让容闳将怨愤归于自己身上,于是改变之前全撤的建议,改为奏带二三十人回国,而将剩下的学生交由使署管理。总理衙门与驻美使馆往来信函大约两月左右的时间,该函于七月二十八日收到,其发出日期当在五月底。也就是说,直到五月底,陈兰彬在公开信函中表达的,仍是全撤或半撤悉由国内决定,只是如果半撤,希望国内选派委员管理学生,他本人不愿意介入其间。

结 语

从上述信函及分析中,我们可粗略得出如下事实与结论:首先,吴嘉善出任肄业局总办,是容闳的推荐,在陈兰彬的观感中,容闳与吴嘉善关系较为融洽,陈兰彬希望这层关系有利于吴嘉善整顿肄业局事务。其次,吴嘉善对幼童留美事业的态度由全撤转为半撤,关键在于容闳的反对以及吴嘉善对容、吴二人关系的权衡,吴本人对撤回留学生并无偏执态度。第三,如果保留部分学生,陈兰彬强烈反对由使馆接手学生管理一事。

在这一事件中,撤走留美幼童意见的提出,部分因为学生中学荒废、沾染洋习,但这并非最主要原因。被容闳称为“留学界之大敌”的吴嘉善,其态度在此过程中并非始终如一。由起初提议全撤,变为建议仅带二三十名资质较钝、花费较大的学生回国,且屡次要求保留部分学生,这就说明吴当初主张全撤,态度并不坚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于容、吴二人关系的处理。

陈兰彬作为肄业局的首任负责人,他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留美事业的前景,而是他本人的“清白”。他做事过于谨小慎微,不愿意因为幼童留美之事被清流攻击,或让自己陷入些微的纠纷。在

^① 陈兰彬《致总理衙门》(光绪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第255册。

国内舆论对留美事业不利的情况下,他最初向李鸿章微露希望全撤的意思,但他不明说,等吴嘉善提出后,他极力撇清全撤建议由他所提出,害怕担此名声,使容闳与他直接冲突,从而让吴嘉善坐收渔利。吴嘉善变卦后,他更是反复指责,认为吴动机叵测,以专擅之罪陷害他;并借他之口“诡卸巧推”,保留部分学生,从而保全吴、容二人的关系。对于半撤后可能出现的由他接管肄业局一事,他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确,他在奏折中借吴嘉善之口表达了留美幼童“腹少儒书”、“沾染洋习”一事,从而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从他在与国内信函中反复论述的重点来看,留美幼童的上述缺点根本不是他不支持留美事业的主要原因。对他而言,半撤全撤为两可的选择。最关键的在于一切不要对他的名声、人际关系及地位不利。李鸿章说他“拘谨畏事”,可谓知人之论。对于容闳,因为陈信函中少有涉及,这里不予置评。

光绪五年(1879),驻英公使曾纪泽评论船政学生留学英法“无大益处”。^①对学生出洋的负面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驻美使团中;但留欧学生事业所获成效说明,这种负面印象并不足以构成留学事业成败的主因。处于留美事业核心位置的三人——陈兰彬、容闳、吴嘉善——都无意于执意撤回留美学生。幼童留美事业的夭折,理念之争尚在其次,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人事的纠纷与矛盾。

(本文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晚清驻外外交官群体研究”的资助,项目编号:12CG26)

(责任编辑:赵婧)

^① 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458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unearthed in 2002 confirmed its existence. But , it also put forward a new problem that the leader of a township in Qin dynasty was " XiangSeFu" or " XiangShou". It may argued that the basic management in Qin dynasty had double heads mode , which was abolished during the early Han dynasty. This reminds that we cannot apply the Han regime to deduce backward the completely unclear Qin regime.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the Literati World in Ouyang Xiu's Letters

LI Qiang

There were more than 700 epistles in Ouyang Xiu's corpus. By reading these materials , it can make us observe the literati life of North Song dynasty in the middle of the 11th century more closely. The urban business was developed in the Song dynasty , which facilita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scholars. They liked to mail such things as wine ,tea , water , food and medicine , among them , the " scholar's four jewels" embodied their unique elegant taste. The gift enclosed the letter was a good media for literati emotion communication , through which they could achieve value and emotion recognition , then formed a relatively stable group of elite scholars in Ouyang Xiu's era.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aper Money

XIA Jin - hua

Paper money in Chin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folk custom culture. According to many historical ,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underground objects , sort out a clear paper money source flow context: paper money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people's worship ideas , and by the Han Dynasty's " Yi - qian" evolved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Bo Jue and Western Learning

JI Jian - xun

Bo Jue is the first person who made telescope in China , this paper 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learning and Bo Jue.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 he also exposed to the complex struggle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Exclusion" Concept and the Rise of Modern Nationalism

LI Yu - min

Modern nationalism was from " exclusion". The national discarded and updated the traditional " exclusion" during Xinhai Revolution ,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nationalism. " Exclusion" was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 Exclude Manchu" , a special form and the primary forms of modern nationalism. " Exclusion" , " Exclude Manchu" and " Exclude Foreigners" , the three concepts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Trinity , which reflected the real contradictions faced by China society and the logical way for the growth of modern nationalism.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ormulated process of "Nationality Ordinance of Qing Dynasty"

YAN L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 some Chinese in treaty ports or leased territory changed into foreign nationality , in order to enjoy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It resulted in continuous problems between local officials and foreign consul. At the same time , The problem w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ty determined was imminent. The Qing Government started to draw up the nationality regulations , m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Explanation of Newly Discovered letters of Chen Lanbin - - Accident of the Retreat of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LI Wen - jie

For a long time , scholars took Rong Hong's Memoirs and Li Hongzhang's letters as fundamental materials to explain the Accident of the Retreat of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wever , little explanation was made for Chen Lanbin , the Chinese Minister who played an im-

portant role in this accident.

Return and Start: the Interpretation on Sun Yat – Sen's Mind and Activities around Taking Office as Interim President **LIAO Da – wei**

Good start of early Republic was due to strong democratic atmosphere , but it was also critical that who should be the interim President. Despite the volatile situation and the fluctuation of self – confidence , Sun Yat – Sen always had the desire to be the leader. Finally , he arrived when it was most needed and successfully elected. It seemed an coincidence , in fact there was numerous necessity behind it.

The Chief Plotter of Song Jiaoren's Assassination Wa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HOU Yi – jie**

It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uspected crime follows no punishment" and the "no guilty follows innocence" , when we study on Song Jiaoren's assassination. If there was lack of conclusive evidence , Zhao Bingjun or Yuan Shi – kai couldn't be considered as the Chief Plotter. Even if some issues were not distinct , we can only doubt but not make a conclusion. If there's no new evidence to be discovered , Song Jiaoren's assassination will always be a difficult puzzle.

The Changes of Law during Xinhai Revolution – Focusing on the "JunQin" Regulations 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aw **CHENG Fu – lei**

The polity problem became the core of the early politics after Xinhai Revolution. China goes forward the republic is a historical choice. However , it brought internal adjustment to Confucianism idea inevitably , which was clearly embodied in the changes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Republic deleted some provisions of Qing criminal law and used in succession. With the President's power gradually increased , the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in criminal law rose again. Outside this , the monarchy finally appeared again.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Jun" and "Qin" unfolded completely.

"ZhanGuoCePai" and Its History in the Anti – Japanese War **HU Feng – xiang**

"ZhanGuoCePai" was a controversial academic thought school , produced in the Anti – Japanese War. It brought a new history theory to academia and expanded peopl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bu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macroscopic discussion , can't make a deep lasting influence. At idea , it advocated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theory based on "Force" philosophy , tried to inspire the nation courage to struggle from desperation. Its emotion and speech somehow went to the extreme , caused people's suspic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 but the idea of "ZhanGuoCePai" was not "fascism".

Analysis "The Letter to Wang Zhaoming" of ShiFuGaoXin **YE Wei – min**

ShiFuGaoXin would not predict and believe Japan's defeat , because this outcome meant that Japan made enemies with Europe , the Soviet Union , the United States , especially with Asi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avoid this situation , ShiFuGaoXin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far from British , close to American" , and wrote "The Letter to Wang Zhaoming" , persuaded Wang "far from British". But , because of his limited understanding to China , he had no enough evidence.

Two Cycles of French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880 – Also Discuss Fule's the long tim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HAN Wei – hua**

Revolution , Reactionary and Restoration constantly repeated in France , from the last year of the old regim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Republic.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strange phenomenon more effectively ,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expand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fact , modern France's revolution